

臺東縣南王村巫俗調查紀實

施翠峰

臺灣在幾千年以前，住有中國北方黑陶、彩陶文化之種族。臺東縣八仙洞出土陶器可以為證。迨幾百年前，始有山地同胞之來此移住。臺東縣各族之來臺，為時最晚。

——編纂組識——

有關臺灣山地同胞的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調查報告，比起對於他們的一般民俗、藝品、音樂、語言等方面之調查報告，的確貧乏得多，在過去許多日本學者遺留在臺灣的有關山地同胞的研究資料或文獻上，偶而也可以看到有關山胞的宗教、信仰方面之調查記載，然而大多以「禁忌」之調查比較完善，至於山胞所信仰的神靈或其巫術的方法等，却往往輕淡地用幾句話敷衍了事。只是聊勝於無的程度而已。

在這種極其貧乏的情況下，曾被涉及的種族，主要的有泰雅族，其次便是賽達克族、布農族、室夏族、鄒族、排灣族、阿美族、雅美族等，對於卑南族方面的巫俗，却少有提到。

為什麼對於山地同胞的信仰或巫俗方面之調查成果如此脆弱而貧乏，主要原因可以舉出：日人在臺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的各項目之中，破除民間迷信及其固有宗教也是其目標之一，故日本學者似乎無意對此方面積極調查，尤為重要的是山胞本身也像本省同胞從事巫術（例如童乩）工作者那樣，一經發覺即遭警方嚴格取締，故為其本身之安全計，他們對外只好保守秘密，同時依照一般原始宗教的慣例，他們相信倘如將自己的信仰（巫俗）對外洩露，即將受其信仰的神靈之處罰（所謂作祟），故他們一直對此守口如瓶。

可是，光復以後，除了受漢化較早而較深的部落（例如：在南部

有：牡丹社、卑南社等）以外，愈是落伍的地域，天主教與基督教普及的速度愈快速而普遍，幾乎是天邊海角，無處不入的地步（例如：霧臺鄉內，據筆者在民國六十二年夏間的調查，信徒幾乎達百分之九十左右）。於是，巫師被迫改行，巫俗的器具，有的被集中在教會前面廣場上燒燬，有的便宜地售予入山收購舊工藝品（所謂「蕃產」）的古物販商們，同時對於自己過去所信仰的巫術，也開始背公諸外人，所以此時調查山胞巫俗是最好的時機。

筆者在民國六十一年間，曾利用寒暑假，致力於屏東縣下的排灣族巫俗之田野調查工作，略有收穫，六十二年便決定轉進過去一直少有人從事過的卑南族巫俗的調查。在此將調查南王村巫俗的情況忠實地作一次報導。按：卑南族人口約有五、六千人，現在大部份居住在臺東縣下的知本、卑南、鹿野等鄉為中心一帶之數個大小村落。筆者所以選擇南王村為調查巫俗的對象，是認為卑南族在清代一直到日據時期之間的最有勢力的大頭目鄭家（俗稱卑南王，亦簡稱為「南王」）就在南王村，此村之卑南族，二百多年來一直成為整個卑南族之代表與中心，甚至於還有「昔時卑南王曾應召赴京晉謁清帝……」之傳說（有關此說之真偽問題，尚待考證），所以，自以為視此村為卑南族文化中心，即使不中亦不遠矣。於是，我計劃利用寒假赴蘭嶼之便，同時進行對卑南族巫俗的調查。

二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與文化學院美術系助教林榮彬君，搭乘上午十一點由臺北南下之山線對號快車，一路往當天的最後目的地屏東出發。由於彰化以南有一段鐵軌正在進行改鋪雙軌線的工程

，所以阻礙了行車速度，當列車開抵嘉義站時已經下午四時五分，較預定時刻遲了半小時。事先約好的省立嘉義女中美術教員楊勝雄君，也準時搭上了這班快車。當我們抵達臺南市時，已經華燈初上的五點多鐘，我吩咐林君繼續前往高雄，查詢當地公路局明晨開往臺東之直達快車是否在屏東也可以搭乘，若果可以則我們今夜投宿在屏東比較方便。讓林君離去後，我與楊君才步出臺南站，受到當地青年國畫家陳松壽君的迎接，爲了爭取時間，立刻雇計程車到古董收藏家黃寬氏宅購買了其收藏多年的宋代龍泉窯青磁雙魚洗盤（此盤直徑六·九臺寸，爲目前臺灣古董界罕見之珍品），晚上接受陳君盛餐款待，然後七時半鐘與楊君兩人再雇計程車直駛高雄。

八時二十分開抵火車站前，我果然在留言板上看到林君的留字，說開往臺東的公路局班車可以在屏東搭乘，他將先往屏東訂全體工作人員的旅社。此時比我慢一班車從臺北南下的銘傳商專助教馬英哲君也剛好抵達，三個人逛了高雄市古董店，一無所得，悵然回到車站，搭乘九時二十分開的公路班車直往屏東。

此夜就投宿在車站前的臺輪旅社，除了林、楊、馬君以外，文化學院美術系二年級學生何宗仁君，亦已由其家鄉岡山趕到「臺輪」來會合了。爲了爭取時間起見，五個人商量後，決定明日放棄原來計劃，改雇大型計程車赴臺東。

三月二十九日早晨八時半，由我率領的山地同胞原始文化考察隊，搭乘大型計程車向臺東出發。車子一離開市區就逐漸地馳上山坡，半路上碰到濛濛細雨，但無礙前進。

上午十一時半抵達大武村，從此山勢開始下坡，細雨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消失了，到了臺東已經下午十二時四十分。午飯之後，立刻交涉明天將要飛往蘭嶼的遠東航空公司包機，但不得要領，只好決定明天再進行，先把握時間從事卑南族巫俗之調查要緊。於是，我們五個人坐上東方計程車行的車子，下午四時左右開到距離市區十五公里的卑南村，在此打聽出卑南王之後裔——克拉勞大頭目家的地址之後，再轉往南王村。

大頭目克拉勞的大名，我曾經在一些有關山胞調查的日文舊書刊上看到過，所以，在想像中的他的邸宅一定很宏大，可是，當我們找到南王村十七號時，却大感幻滅，這裡的房屋與一般鄰屋並沒有兩樣。在我的記憶中，克拉勞並非族卑南最後一代大頭目，但卑南族在東臺灣地區山胞各族中的盛名，似乎由於他的逝世而烟消雲散，更顯然，克拉勞家的二百多年來的聲勢，似乎也由於他的長眠而消聲匿跡起來。

當我站在宅前將要叩門求見時，却發覺大門深鎖，裡面靜悄悄的。正在不知所措之際，從路邊走來了一位中年女山胞，她問清我的來意之後，才告訴我說：此屋之現在主人爲鄭玉妹（其夫已亡），因其長女下嫁關山派出所一位警員，她現在到關山女婿家去暫住，鄭玉妹的外孫子本來也住在此屋，此日可能與其外祖母一起回到關山去，所以屋裡空無一人。

對方已經打開話匣子，要從她打聽一些資料似乎是很容易的，於是我從她的姓名及其與玉妹的關係問起。原來她叫做鄭玉登（五十四歲）是鄭玉妹之堂妹（下嫁王姓山胞），難怪她對於大頭目家的情形如此清楚。

據她稱：南王村山胞係第二次戰爭前由山上遷移至此，在此已有三十多年歷史。對於克拉勞大頭目究竟何年逝世的查問，她答稱：大約在她十二歲時，所以係四十二年前了。那麼繼克拉勞之後當大頭目的是何人呢？

「Snariyou-」玉登如此回答：同時告訴我說：「他在戰爭結束後不久逝世了，那時他的大頭目頭銜已經有名無實，因爲光復後不久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山地的村長也是民選的。」

當我們談到這裡時，有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婦人走過來，加入我們的談話，她名叫鄭美鳳，住址南王村二鄰十六號，也是鄭玉妹的堂妹之一，她告訴我說以前克拉勞家的邸宅很大，可惜民國五十四年夏間被颱風吹毀，才變成如此簡陋的房屋，臉上露出往昔不堪回憶之色。由於她的日語說得比玉登更流利些，所以我立刻把話題引進有關卑

南族的巫術問題。(附圖一)

「此地還有沒有人會作 Palisi 的？」(註：Palisi 爲巫術也)。

「還有，但較往昔少得多了。」同時她指示着不遠處的一家房屋說：「那一家的主人就是本村最有名的巫師。」

這個消息使我掩不住內心的喜悅。在屏東縣下的幾個排灣族鄉村裡，往往爲了找一個巫師，我必須跑過許多山路，有時却完全撲了空。於是我一邊叫馬英哲君準備錄音，一邊預備進行採訪。但她告訴我說：此時其夫婦一定還在田地工作中，不會在家裡，必須傍晚才能回來。

由於剛才的談吐中我看出鄭美鳳似乎在此村中尚屬知識較高的山胞，由她的口中仍然可以獲得許多資料，首先我詢問此地的巫師是男是女？因爲在排灣族的村子裡，正式的巫師(就是帶有職業性的)，只有女性(巫)。可是，她的回答大大地出於我的意料。這裡不但有女巫，也有男觀，但兩者的職務截然不同，有所區別。

卑南族的女巫專門治療疾病，及驅鬼，男觀却專門替人祈求平安，消災解厄，或對於在外面遭遇到不慮災難而死亡的靈魂給予超渡。所謂不慮災難，主要的指因車禍而死亡者，或在田地工作，山間狩獵時遭遇到意外而死亡者，利用巫術使其靈魂不要變成惡鬼徘徊於凡間，早日飛到其祖先身邊。

還有新屋落成或有人當兵離開家鄉時，也需要男觀給予「神符」加以保護。當美鳳談及「神符」一詞，我頗覺珍奇，因爲在排灣族的巫俗中的確沒有此物，在過去的日人文獻上，任何一族也沒有此物之記載，於是，我對於其所謂「神符」者，再加追究。

卑南族所用的神符，主要的由兩物來形成。最普通的是檳榔子，經過男觀唸咒之後就算發揮神通之力，將之裝入紅布小袋之中，讓人佩帶在身上就可以避邪。比較鄭重時，除檳榔子之外，還要加一種卑南語叫做 Inasi 的土燒小珠子。至於應放幾顆呢，她說沒有一定，往往視情況而定。至於房屋落成時，屋主爲祈求新屋平安，向男觀乞

求神符，此時神符不同於佩帶身上者，是把唸過咒後的檳榔放入竹壺(用桂竹的一小節來製成小容器)之中，讓祈求者帶回家去掛在屋子裡的牆壁上。

「那麼，所有的神符是不是永久地使用下去呢，或者使用過後即應適時予以遺棄呢？」

對此據稱：應召入伍的青年佩帶神符，將來平安歸來，即奉還男觀，而掛在牆壁上的神符，則永遠地掛在那裡，不再予以取卸。從這一調查可以看出卑南族的巫觀各有不同職責。

對鄭美鳳在巫術方面如此詳細，我頗感到驚異，原來她的叔父陳天才(已於七年前逝世，享年七十六)也是巫師，她小時候經常看到他作法的情況。

「那麼，對於巫師的作法或神符，求施者普通以什麼方式來酬謝？」

「對於女巫每次的謝禮，大約新臺幣三十元至四十元左右。但對於男觀則稍便宜些。」由此看來，在卑南族裡似乎是女巫才是正統巫術的主持者，而男觀說不定是一種輔佐性的存在而已，同時也很可能男觀出現在卑南族的社會裡比較後代理。

「那麼，現在南王村還有多少個巫師呢？」

「本村還有十個左右，而且仍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她思考了一會兒才答道。」

在南王村(甚至於可以說整個卑南族的各村落裡)，信仰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爲數甚少，所以巫俗仍然根深蒂固，她所謂「仍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是無可置疑的。

一樣是屬於「南部蕃」的排灣族的巫師，做法時。都攜帶一個裝納祭器的木製工具箱(俗稱祈禱箱)，所以，我猜想卑南族很可能也有此物，但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接着鄭女士又補充道：「但卑南族的巫師，不管是男的或女的，都有其專用的小廟。」

對我說來，這的確也是個很新鮮的消息。因爲依據我從有關臺灣山胞的民俗學方面的書籍或實地調查的結果看來，臺灣先住民族十族

之中，除了卑南族以外，都是沒有巫師專用房屋，（可稱為靈屋），在卑南族的巫俗中，這是其特性之一。

接着，我把話題轉向卑南族的占卜方面：

「排灣族至今還有瓢占之法，貴社如何？」

她思考許久，才回答已經沒有人會了，但以前還是很普遍的。接着我查詢在排灣族方面已經少有人會的「竹筮」之法是否仍留在卑南族裡。可是意外得很，在南王村，此法還相當普遍地被使用着。

「你講的『竹筮』，在我們這裡叫做Milau，是男覲的工作之一。」

於是，我詳細地查詢其竹筮之法。從她的敘述中，我獲知卑南族的竹筮與排灣的，在方法上並不盡相同。卑南族所用的竹片係桂竹，而且寬度很細小。先把一尺長左右而留有一個節的桂竹，由口徑處加以劈開成爲許多細片，每一細片寬約半公分左右，以此細片爲竹巫的常備工具。男覲要進行竹筮時，先對細片唸咒文，然後用小刀再將細片劈開二、三個縫，便形成三、四支更細的竹枝，但根部仍靠竹節連結着（沒有完全裂開），此時男覲削尖其中一支，以此來緊繫其他竹枝之根部，再唸咒文後，用力拉拔一支竹枝，由其裂開時所形成的竹絲形狀來判斷吉凶或神意。

當我調查至此，剛才離開我們身邊，到對面巫師家去看看主人回來沒有的鄭玉登，此時跑來告訴我們說：巫師王先生已經從田裡回來了。於是，我們幾個人走進對面農家的前院。這個南王村最著名的老男覲，生活及經濟條件都還不錯的樣子，其住宅反而比卑南王後裔的邸宅豪華，如同臺灣比較好的農家的房屋，屋頂蓋的還是黑瓦哩。

鄭美鳳帶我們走進大廳裡，並用卑南語替我們做了介紹。主客雙方坐定了之後，我馬上請問這位老男覲的尊姓大名，他姓王名叫白文，當地卑南名叫做Olidayan，現年六十六歲，但看來比實際還年輕多了。首先我請問他：此村巫師總共有多少個？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他的這個回答使我覺得很詫異，因為鄭美鳳剛才告訴我的是將近十個左右，他所以回答只有他一個人，我認

爲也許由於同行相輕，帶有蔑視他人的用意在。但事實却不然，因爲他立刻補充道：「男的只有我一個人，但女巫則有十多個呢。」我才恍然大悟。

經過我繼續查詢，獲知爲了免得男覲的斷絕，現在有兩個卑南族山胞正在跟他學習當中，一個叫做陳全州，正在學習一般男覲的巫術，另外一個姓田，專攻Milau，這兩個學徒現年都在六十四、五歲，看來，南王村的巫俗還會繼續存在下去一段時期吧。

爲了求得調查的正確性，我把剛才從鄭美鳳採訪而得到的資料，再向王白文確認一下，結果獲得如下幾點的補充：一般治病及驅鬼由女巫主持，對於一般消災解厄，厭勝等事項，則由男覲主持，但比較特殊的事情發生，不知應由女巫治療或男覲作法時，則必須先依靠Milau來占卜，才決定應由女巫或男覲處理，但Milau只有男覲會，女巫不能使用。

對於女巫專治疾病的問題，王白文還補充道：「男覲也有治病的例子，只是機會甚少，例如：由於房屋火災而觸怒祖先靈魂，祖靈作祟所引起的疾病一經Milau來確定無誤時，則由男覲治療其病。」看來，由一般魔鬼作祟而引起的疾病一定由女巫，而祖靈作祟引起的疾病，則由男覲治療。

最後我再提出了一個問題：排灣族各部落經過我實地調查後，獲知他們的男子上山打獵（尤其打山豬或鹿、姜等）歸來時，都各自作法（主要的唸咒文），一方面慰藉動物之死靈，一方面祈求下次仍能平安而獵獲豐收。在卑南族裡是否各人都能作法？

「不行，這種巫術一般男人不會做，仍要請男覲辦理。」

對於他的這個回答，我的看法是卑南族各部落幾乎都由山上移下平地，狩獵一項早已不復存在，所以一般卑南族人，在三十年來已經把有關狩獵的巫俗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在南王村只有現年六十多歲的這個老男覲還會（其實應該說「還記得」）。

「你唸咒時有沒有什麼歌謠之類的？」我再發問，真希望能夠錄音一兩首，以資記錄，但他回答說：「因爲唸咒必定有調子，聽起來

，自然好像歌謠一樣，其實不是歌謠。」我還是懇請他能够隨便唸一下給我聽聽，但他堅持不能如此，其理由是「沒有做法的事實，如此做的話，有冒瀆神靈之嫌，不能對神開這種玩笑。這樣做，我的巫術會失靈。」他的答話非常認真，並不是有意賣弄玄虛。他們還在一本正經地信仰巫術的時代，如此固執是並可厚非的。

此時由外邊走進來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農婦，她肩上也掛着一個竹籃子，頭戴斗笠，似乎是剛從田地歸來的。鄭美鳳立即替我們介紹說：「她就是白文先生的太太，也是此村著名的女巫，名叫Rui」現年六十三歲。

關於巫術的部份，我想已經詢問得差不多了，於是我改變話題，問到此村一年當中有什麼重要拜祭節目。鄭美鳳及王白文夫婦，輪流告訴我下面的事實：

卑南族在一年當中有兩個大節日：一個是七月二十日，另外一個是過年前後五天。七月二十日是收穫祭（他們不叫做豐年祭，因為意義不同，帶有飲水思源，感謝祖先之意）每年此日上午八時，全村男子走到海邊（太平洋岸）時，大約上午十點鐘左右，在海邊煮小米（粟）若干，放進檳榔葉（葉根粗大的部份）摺成的容器上，然後放入臨時製造的一個木製小屋，由王白文唸咒文感謝祖宗賜以小米，才把小屋放入海中，讓它漂流而去。如此前後化二小時時間，把祭事做完之後，他們又走路回到村子，此時已經下午二、三點鐘了，全村婦女，都盛裝在村口迎接他們的歸來。

「爲什麼要到海岸去祭事？在村子裡就不行嗎？」

「因爲我們能够吃到小米，這是紅頭嶼賜給我們的，我們必須每年感謝住在那邊的神靈啊！」王白文與鄭美鳳異同聲地回答我。

我認爲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資料，他們的收穫祭一定要在海邊舉行，而且面對紅頭嶼方向大可表示他來自南洋，至少也可以證明他們與紅頭嶼有關（或者可以判斷他們係由南洋漂流到紅頭嶼，再由紅頭嶼轉進臺東山地，而族雅美必定在他們之後來上陸居住紅頭嶼的）

至於正月的節目是怎樣呢？據說這是他們一年留中最快樂的幾天

呢。

他們每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村的男人（成人）都攜帶獵具入深山去打獵或設陷阱，一直到三十一日始下山，婦女們則盛裝在村口迎接他們歸來，翌日元月一日，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把家裡最好的古老衣服穿着，整天在集會所（位在現在天主教堂前面，派出所旁邊）跳舞，樂此不疲。雖然上山已狩獵不到任何動物，但這個風俗至今仍不墜，每年照辦無誤。據說每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此地便來了許多外國人，跟着他們之後跑入山間着熱鬧。

七月二十日也好，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好，用的都是新曆而不是農曆，這一點有些使我不能釋然，然而後來猜想到：昔時他們一定用的是農曆的日子，日據時代臺灣才開始使用新曆，所以，他們的此風俗雖然歷史一定非常悠久，然而必定是在幾十年前（或者搬至山下以後）才改爲新曆的，似乎無可置疑。

關於卑南族的巫俗，採訪完畢之後，我與王家夫婦合照，（附圖二）此時我又想起剛才聽到他們巫師做法有專用室乙節，便提議要參觀一下。Rui最初猶豫了一下，最後才勉爲其難地答應了。我們魚貫地走進位在前院右側的獨屋。裡面一半是床鋪，一半是空地，就在這空地的牆上掛了許多奇異的祭具：小花圈、竹子、木條及一個小布袋子等。

所謂小花圈有兩種，均形同機場上出售給人佩掛在胸前的花圈，一種是用三、四種花草串成的，另外一種是用同一種類的小花串成的，它們都枯乾得連花色都變了，更無從看出究竟是採用什麼花草。憑倚在牆上的兩根竹子，長約一公尺左右，也都是枯乾的。（附圖三）

我請Rui說明一下它們的用途。她却透過翻譯，簡單地回答我說：花圈是做生日的祭具，竹子及木板也是做法時使用的祭器，至於如何使用，對何人使用，她却保持緘默。其原因我猜想：一方面由於她僅會講卑南語，主客之間的會話，還要有鄭美鳳翻譯，所以情感上有着隔閡，另外一方面，她並不希望其信仰的巫術外洩。

我只好把話題轉到小袋子上面。

這個小袋子，用的是青色布縫成的，帶子是黃色，據她說明它是裝神器的袋子，看來與排灣族的祭器箱（祈禱箱）的性質相同，只是製造的料子不同，一為布料，一為木材。我很想伸手拿下來看看，但她似乎很快地看出我的意思，反而很緊張地從牆上把它取下來，佩掛在肩頭上。她的行動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與興趣，於是，鄭重地請求她能打開袋子來借我拜觀一下裡面裝的東西。

「不！」她堅決而緊張地說：「外人擅自觸摸它，會受到神的責罰而患病，若不是為了做法，即使是我，隨便把它拿出來供人參觀，也會受到嚴重的報應，甚至於死亡。」（附圖四）「那，真冒失啦！我不看好了，那麼，只要請妳說明一下裡面是什麼東西就好了。」

「裡面裝的是一個銅製『神鈴』，但它與一般銅鈴子不同，鈴子的表面上有着人的面孔。」

我立即猜想出它一定是昔時阿美族婦女們跳舞時佩帶在衣服上的一種小鈴子。阿美族的這種人面銅鈴，依據我的調查與收購，可分為直徑1cm、1.5cm、1.1cm的三種，在年代上的判斷，最年輕的也有六、七百年以上，最老的可能在一千多年左右，我一直推測它們必定是昔時華南或中南半島上的人鑄造了之後出售給阿美族的，當他們由南洋漂流來臺時帶來的，至今若非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處，決難看到。Rui所謂神器果真是這一種人面銅鈴的話，卑南族的女巫是把隣族（阿美）的器具拿來應用的，因為這一種銅鈴，在臺灣島上僅有阿美族持用，而且昔時阿美族的巫師也是用來做巫師治病的法器，後來才演變為跳舞時為了發出聲響而佩帶在衣服上或手腳上。民國六十年九月間我在屏東縣下排灣族部落採購到一個排灣族巫師專用的祈禱箱，裡面意外地發現了兩個非常古老的銅鈴，但它們不是人面紋，而是一般漢人繫在牛頭上用的那一種。雖然過去的中日學者所著有關排灣族的民俗學方面之文獻資料上，我從未曾看過有人指出他們以銅鈴為法器的記載，但由於這個意外的發現，我猜想排灣族巫師昔時可能也用過，只是後代已經失傳罷了。如今，我又獲知Rui所用的最高法器是銅鈴，使我對此加深了信心。

至於這種神鈴究竟如何使用呢？她的回答是：

「憑藉銅鈴的作響與否來做凶吉或是非之判斷。響與不響，在各種場合均有其不同的意義。」她所謂響與不響的問題，乍聽之下以為是指女巫叩打它時的響聲，可是後來經過再三發問才曉得：「做法時神的意思是依靠響聲來表示的，例如治療某人的疾病時，神鈴自鳴，則表示該人疾病不久便會好轉，不鳴則表示該人病況凶。」

不但Rui本人如此說，連鄭美鳳也堅決相信確實如此。

走出女巫靈屋之後，我再要求參觀王白文的專用靈屋，因為我想卑南族女巫與男覲的巫術及職責既然不同，其做法的靈屋裡面必然也不同，尤其男覲不同於女巫那種「出診」性職務，大多在靈屋裡主持占卜、厭勝等工作，所以裡面必定更有東西可看。可是，王白文却推諉，顯然他怕我這個「異誕者」侵犯其「神聖」靈地。

由於鄭美鳳女士的從旁說服，最後他總算答應了。我跨進去一看，屋裡雖然一樣是那簡陋，但還有一點陳設，例如一張用木條釘成的桌子當小祭壇，壇上擺着幾樣祭器；在祭壇中央牆上懸掛着一隻檳榔房，由於檳榔實統被拔掉，僅剩下枯房如同一把破舊簪巴（附圖六）。就在這個檳榔房的旁邊壇上放着一個裝滿一些奇異東西的葫蘆殼及三個空椰子殼（均為經過劈開的，故形成碗形，有深有淺）。

我首先指示着葫蘆殼請問王白文：那裡面盛的東西是什麼？他回答我說「它們就是當兵歸來的信徒，把神符（檳榔）送還來的。」

我定睛一看，果然就是檳榔子，有的還完整地用小紅布袋套着（附圖七）看來，放在祭壇中央處的檳榔房所以只留下簇生的細枝而看不到檳榔子（實），係由於男覲每當做一次法術就剝下一個檳榔實做「神符」給予信徒佩帶，所以早已被剝光了，同時檳榔房可能就是此靈屋的主要神體，由此神體分發出來的檳榔子才被視為具有保護信徒的「神力」，這是極合邏輯的。

據王白文的說明，昨天也有一個要入營的青年來求過他的「神符」，葫蘆裡的檳榔子就是如此進進出出，檳榔房等於他的搖錢樹，而他是目前南王村碩果僅存的男覲，難怪其行業隆昌，生活不惡。至於

那些碗狀椰子殼，他說用來充當祭神酒杯，有時也供來賓飲用。這時我才注意到祭墊放着一瓶專賣局出售的紅標米酒。於是，我掀起了一個疑問：

「你做法術之後還要請人家喝酒嗎？」

「本來是自己喝的，但爲了表示歡迎來客之意，往往也請那些跟信徒來訪的朋友親戚們飲用。」

筆者經常進入山間調查山胞的民俗及藝術，獲知不管那一族無論是喜事也好喪事也好，都要喝得酩酊大醉，倒沒有想到卑南族連做巫術也離開不了酒。最後，在我的邀請之下，他表演了一下用這種椰殼碗充當酒杯使用的情況，把它攝入相機裡（附圖八。）

這時，我的手錶指針早已指示過下午六點鐘了。初春的太陽雖沒入西山，但在天空上還留下淡淡的晚霞，本來停

在村外的計程車已經開進村裡，在王家院子外面等候許久了。有關卑族的巫俗，我想要詢問調查的事情還有很多，但在今天兩小時左右的採訪中，收穫已算不少，若果過份地追根究底，難免引起他們的反感，所以我對他們再三表示謝意，才與四個助手們坐上了計程車，在全村的馬路上繞了一周，再朝向臺東市駛去。

在歸途的車子上，我的助手們與高采烈地互相談論着今天在卑南村與南王村所看到山胞的風俗習慣以及明天將赴蘭嶼的各種計畫，我却獨個兒沉湎於一個遐思之中，腦海裡微波盪漾，許久不能平靜下來。



前宅邸目頭大勞拉克裔後王南卑在（一）
照合女孫其與



照合婦夫師巫老最村王南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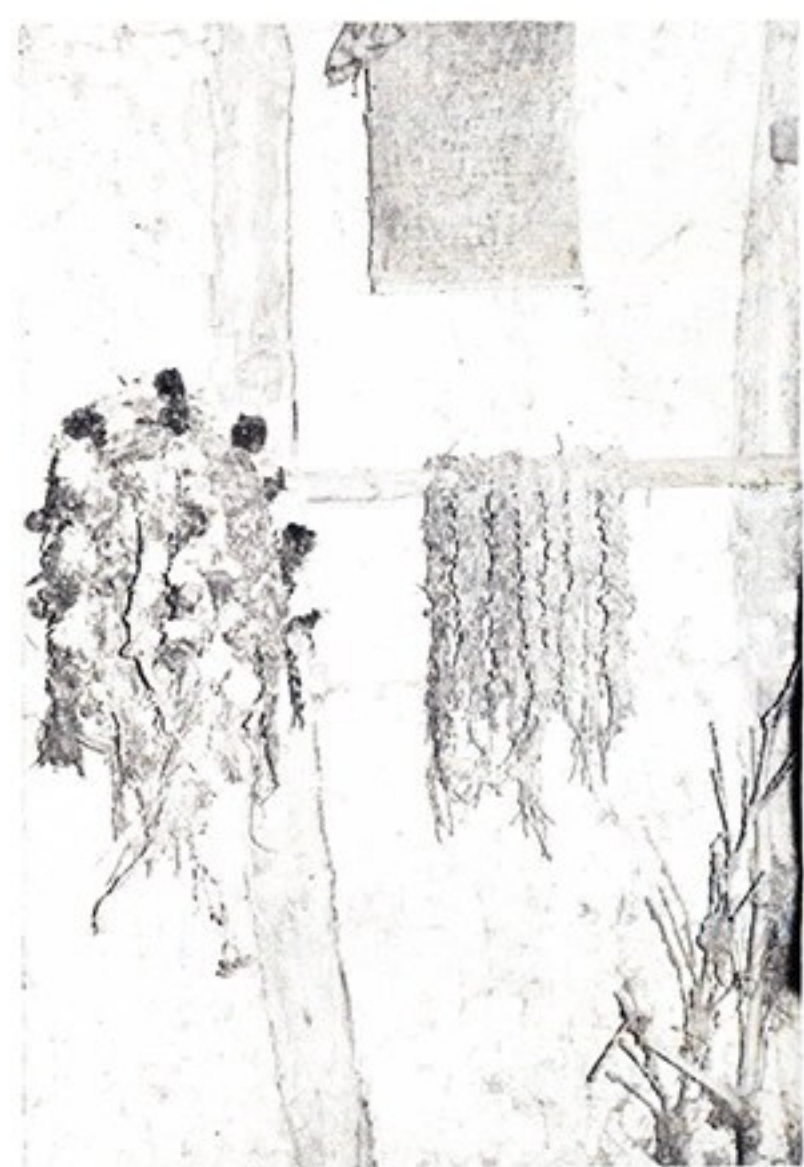
——在南王村女巫的靈屋裡所看到的那些帶有宗教意義的草花圈、每年七月二十日舉行的收穫祭時小米盛在用檳榔葉摺成的容器中做爲供物……，這些事物與民國六十一年春間我到峇里島採訪，在Batur村看到的印度教大拜拜時村民們所用的供物，大同小異（印度教祭典詳情，請閱三民書局出版之拙著「南海遊踪」第二二六——二三〇頁），由此推測，卑南族的宗教儀式顯然受到一些南洋印度教之影響。

——果真如此，卑南族是在南洋地區渲染到印度教色彩，然後漂流至臺灣島來的，那麼，卑南族入臺的時期，說不定不會太早期吧？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八日夜脫稿）



袋布之鈴神裝著抱緊巫女（四）



（三）女巫靈屋之祭具（小花圈及竹枝）



房榔槓的體神徵象其示指覲男（六）



術巫明說覲男聽傾者筆（五）



狀酒飲殼子椰用覲男（八）



「符神」著裝殼蘆胡的上壇祭（七）